

第一章 嬾嬾自作主張

時值深秋，北風蕭瑟。

寒涼的秋雨連下了整夜，清早開窗，大有種一夜入冬的錯覺，雨勢不大，晚秋的风涼中帶寒，斜風捲著細雨直往人衣襟裡撲，把人的心窩子都吹涼了。

沈鳶一手抱著幾捆畫卷，另一手提著裙襬，顧不得打傘也顧不得秋雨寒涼，只一心護著懷中之物，生怕被雨打濕，快步入了畫齋。

「這是我近幾日臨摹的幾幅畫卷，請店家過目。」隔著帷帽，一道清潤柔婉的女聲傳出，宛如照在寒涼秋日裡的一道光讓人倍感舒適。

清早的畫齋客人不多，只店家一人立在櫃前，這聲音店家熟悉，便連頭都未抬一下，只伸手接過畫卷緩緩展開。

「好，好，果真上品。」店家眼前一亮，而後小心翼翼地將畫卷收好，便轉身入庫房去取銀子了。

銀子是店家一早備好的，近來他可沒少和這位沈家嫡女打交道。

沈家嫡女畫技了得，一手水墨丹青尤其出彩，在上京城也算小有名氣，她的畫在畫市上可是能賣出好價錢的。

從前她自持清高倨傲，從不屑做賣畫之事，更別說臨摹了，但如今家道中落，只能不得已而為之。

昔日清雅脫俗，如天邊新月般高高在上的貴女，一夕之間跌入深淵，竟要靠賣畫維生，不免令人唏噓。

此事還要從一個月前說起。

一個月前，北疆傳回喜訊，鎮北大將軍衛馳領兵擊退北狄敵軍，大獲全勝，北狄軍北退三十里地，不敢再犯。動盪多年的北疆重歸太平，打了兩年的北疆之戰終是告一段落。

這本是天大的喜事，卻不想隨喜訊一道傳回京城的還有一封彈劾戶部的摺子。

摺中直言，鎮北軍軍餉不足，先前朝廷下撥的最後一批軍餉，六十萬兩白銀只有一半到了北疆，鎮北軍八萬人馬在邊疆浴血奮戰之時，險些因糧草軍費不足而兵敗，原本一年半可破的戰事生生拖了兩年之久，以致鎮北軍中損傷嚴重。

此信猶如一記重彈在朝中炸開，宣文帝震怒，立即下令徹查此事，最終查明大半的軍餉進了負責此事的戶部侍郎崔默的口袋，而崔默本人早在半個月前便稱病不出，如今已是逃得不見蹤影了。

細查之下更是牽扯出戶部多人，宣文帝怒極，一舉掀翻了半個戶部。

軍餉之事一直由崔默經手，身為戶部尚書的沈明志近來則忙於江南水災撥款之事，但出了這樣的大事，戶部尚書自然也難辭其咎。

宣文帝本著「寧殺錯不放過」的態度，當夜便下令查抄了沈家，沈明志及其十歲幼子沈致皆被押入大理寺獄。

沙場將士和民心皆需要安撫，雖說給沈明志定罪的聖旨未下，但宣文帝這般毫不猶豫地抄了沈家，人人都看得明白，昔日風光鼎盛的沈家到底是完了。

沈家人丁單薄，沈夫人早逝，沈明志未再續弦，府中只有一子一女。其子沈致方

才十歲，患有哮喘，身子一直不大好，如今關押在大理寺獄那般陰暗潮濕不見天日的地方，恐怕有得受了。其女沈鳶才貌雙全，生得楚楚動人，便是眼前這一位了。

庫房大門闔上，店家將錢袋交到沈鳶手上。

沉甸甸的錢袋子拿在手中，沈鳶點頭，柔柔道了聲謝。

生在沈家，沈鳶自小便對銀錢、帳簿等物格外熟稔，手中這袋銀錢，她一入手掂量便知店家給多了。

若是放在從前，沈鳶定然是不要這些施捨的，可如今沈家遭難，那些傲氣、臉面在現實面前又算得了什麼？

外頭的秋雨仍未停歇，好似還比方才下得更大了，沈鳶將銀錢收好，走至門邊，恰巧與幾位前來買畫的貴女擦身而過。

「聽說鎮北大將軍衛馳明日便要回京了，我早訂了安雀大街上最好的茶樓位置，好一睹其風采。」

「我說妳羞是不羞？衛將軍早有婚配。」

「妳說的是兩年前衛家和沈家的那樁婚事嗎？如今沈家都那樣了，先前的婚事哪還作數。」話音剛落，接著便是幾聲嘲諷般的低笑。

沈鳶緊了緊帷帽上的繫帶，只當什麼都沒聽見，與幾人擦身而過，隨即頂著冷雨，轉身快步入了街尾的小巷。

天邊響了道悶雷，厚重的烏雲壓蓋過來，雨勢漸大，北風捲起地上的枯葉，在半空中翻飛旋轉。

幸而沈鳶步子快，趕在大雨傾盆前入了小院，房門闔上，將蕭瑟的秋風抵擋在外，只餘拍打在窗櫺上的淅瀝雨聲。

「姑娘下回出去可別再忘了打傘，如今這天氣凍得很，姑娘仔細著身子，別著涼了。」說話的是在沈家照料多年的安嬤嬤，自沈府被抄之後，其餘丫鬟僕從皆被打發了，如今跟在沈鳶身邊的便只有安嬤嬤和丫鬟銀杏。

沈鳶溫和一笑，「知道了，嬤嬤。」

安嬤嬤轉身去拿熱水，而後在沈鳶看不見的地方不著痕跡地歎了口氣。

她知道小主子一早獨自外出，既沒打傘也沒叫人跟著，是又去書齋賣畫了，如今沈家沒落，小主子身為女子，雖未被抓入獄，但孤零零一個姑娘家流落在外，又怎會有好日子過？

安嬤嬤自小照顧沈鳶長大，說句僭越的話，她心裡將沈鳶當半個女兒一般疼著，如今見沈鳶如此，滿腹都是說不出的心痛憐惜。

眼下沈府被抄，其實以沈鳶的才情能力，若想過個平凡日子也不是難事，安嬤嬤亦會不辭辛勞地幫襯照顧。

但這事壞就壞在沈明志雖被押入獄，但判處的罪名尚未定下，安嬤嬤知道此事可大可小，就怕沈明志被定一個貪汙軍餉的罪名，若是如此，依大周律例，貪汙軍餉數目重大者，除了抄家之外，男子斬首，女眷則會被充入教坊司……

這些個流言蜚語，安嬤嬤都是聽先前來鬧事的人所說的。

自沈府被抄，她們搬至此處之後，便日日有人上門尋釁，小主子那樣的姿容樣貌，上京城中不知有多少虎豹豺狼躍躍欲試，後來多虧她搬出鎮北大將軍未婚妻的名號出來，那些尋釁滋事之人才不得不收斂了些。

小主子既有美貌又有才情原是好事，但如今沈家敗落，這些便都成了累贅，徒惹歹人惦記。

京中的虎豹豺狼尚不敢妄動，這原因有二。其一，是因為沈家罪名未定，尚不宜動手；其二則是因為沈鳶有婚約在身，而那婚配之人，正是即將凱旋而歸的鎮北大將軍衛馳。

思及鎮北大將軍未婚妻這個身分，安嬤嬤無奈地又是長歎了口氣。

兩年前那道賜婚聖旨初下之時，外頭流言四起，對此沈明志並不介意，衛馳也是知曉的，畢竟當年衛家可謂是高攀了沈家，可如今時移世易，兩方的家世地位徹底調換了位置，且上書彈劾的摺子便是出自鎮北軍中。

準女婿一封摺子將老丈人弄進了大理寺獄，還真是世事變化，盛衰無常，便是連話本子都不敢這麼寫。

朝堂之事安嬤嬤不知，但她清楚兩年前兩家那樁未完的婚事定然是沒有可能了。話雖如此，但京中覬覦沈鳶美色的豺狼虎豹還是對其敬畏三分，不敢妄動，左右處置沈家的旨意也快下了，便等上一等，等到沈家徹底定罪的那一日再下手不遲。然而這所謂的收斂也只是一時的，牆倒眾人推的道理安嬤嬤心裡清楚得很，可眼下也是沒有辦法，能拖一時便是一時吧。

思緒間，安嬤嬤已將熱水打好，端至廳中，「姑娘先擦把臉吧，一會兒再換身乾爽的衣衫，別凍著了。」

沈鳶接過熱呼呼的帕子，「多謝嬤嬤。」

「姑娘同老奴還談什麼謝。」安嬤嬤接過沈鳶遞回的帕子，浸入熱水中，壓抑在心頭許久的話終是忍不住說了出來，「老奴僭越，想同姑娘說句掏心窩子的話，賣畫不是長久之計，姑娘合該為自己的前程和安危考慮。先前瑞王已派人來過，不知姑娘……」

「嬤嬤。」沈鳶出言打斷，「還沒到那分上。」

提起瑞王，那可又是一樁陳年舊事了。

兩年前，若沒有皇帝突如其來的那道賜婚聖旨，沈鳶大概已經嫁入瑞王府中。瑞王雖是皇子中最不起眼的一個，但好歹是皇子，若想護著沈鳶那也是綽綽有餘，無奈沈鳶寧可搬出鎮北大將軍未婚妻的名號護著自己，也不願跟瑞王派來的人躲到城外暫避風頭。

安嬤嬤知道小主子是個有主意的，可即便如此，她老婆子還是止不住的操心。

「姑娘，真到那分上可就……唉！」

沈鳶低頭自嘲一笑，若只是她一人，尋瑞王庇護也好，逃離京城也罷，她都認了。但眼下父親和弟弟尚在獄中，給沈家定罪的旨意也未下，叫她就此認命又怎麼會服？

屋外雨勢漸大，雨聲淅瀝撲在窗櫺之上，勾起沈鳶的思緒。

那日禁衛軍上門搜查之時，在父親的書房中搜到半本殘缺不全的帳簿，其中記錄了部分銀兩的往來以及官員名姓，帳簿雖不完整，卻足以令皇上震怒，細查之下更是牽扯出戶部多人，皇上怒極，下旨徹查此事。

沈鳶心裡清楚，單憑半本殘缺不全的帳簿不足以定戶部尚書之罪責，只是眼下崔默逃了，帳簿又確實是從沈府書房搜出，北疆戰事剛平，民心軍心皆需要安撫，皇上並非昏庸無用，也並非胡作非為，這麼做的目的無疑是為了擺明自己的態度。大周重文輕武，已多年未出過驍勇善戰的武將了，兩年前北狄來犯，北地風雨飄搖，百姓水深火熱，京中又挑不出能領兵統帥的將領，若非當時衛馳自請領兵北上，如今的北疆還不知會是個什麼樣子。

軍餉一事並非由父親直接經手，且那半本帳簿疑點重重，帳簿上的字跡明顯不是父親所書，但帳簿上的官員名稱、銀兩數目皆無差錯，還有一早出逃的戶部侍郎崔默……

沈府被抄，卻全然尋不見那三十萬兩白銀的下落，大周本就國庫空虛，又逢戰事突起，皇上也急著找到銀兩充沛國庫，也是因為如此，父親雖被關押在大理寺獄，但定罪的旨意卻遲遲未下。

此案撲朔迷離且和鎮北軍有關，而今鎮北軍即將凱旋，案件必會加緊審理，不論外界傳言如何，只要給沈家定罪的旨意一日未下，此案便能有轉圜的餘地。

屋中闐寂無聲，盆中熱水氤氳起濛濛水氣，屋外雨勢漸大，雨點撲在窗櫺上，襯得沈鳶的說話聲異常堅定沉著，「嬈嬈簡單收拾一下，今夜我們便搬去將軍府。」

「今夜？將軍府？」安嬈嬈佈滿皺紋的雙眼瞪大，險些以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。

「今日我外出時，聽聞明日便是鎮北大將軍凱旋之日。」

窗外起了風，伴著漸大的秋雨越顯寒涼，安嬈嬈先是愣了一下，半晌之後才緩緩回過神來，她張了張口，卻是什麼都沒說出來。

其實她早該想到小主子會有此打算。

半個多月前，前來小院尋釁滋事之人眾多，汙言穢語、威逼利誘，皆是覬覦小主子的美色，當時為了將鬧事之人打發乾淨，小主子便出了這個主意，搬出鎮北大將軍未婚妻的名號將人趕走。

她依言照做，果真見效。

可那不過只是權宜之計，以沈家如今的境況，小主子再上門去尋那位衛將軍，其中意味著什麼……不言而喻。

正妻的身分自是不要想了，沈府被抄，同那位衛將軍多少有些關係，他對小主子會是個什麼態度，還真叫人摸不透。

妾室？外室？又或者是直接將人拒之門外？安嬈嬈不敢往下想了。

鎮北將軍主帥固然威風，卻是個靠不住的，在她老婆子看來，瑞王才是能給小主子依靠的，可她也清楚小主子雖生得一副弱質纖纖的嬌柔樣貌，實則心裡是個有主意的，自小她打定主意的事情便難以輕易改變，再勸也是無用。

「姑娘……可想好了？」半晌之後，安嬈嬈方才緩緩開口，語氣中大有種視死如歸的味道。

沈鳶點頭，眼神明亮且堅定，「想好了，今晚就去將軍府。」

傍晚時分，暮色漸濃。

天空飄著迷濛細雨，一輛馬車自如意巷緩緩而出。

上京城沒有宵禁，但正逢雨天，又因秋夜漸涼，故而此時長街上過往行人並不算多。

街燈亮起，昏黃的燈火似給秋夜添了一絲溫暖，馬車穿過長街一路往北駛去。

沈鳶坐在車內，眼瞼輕閉，鬢上步搖隨著車身一道輕輕搖晃，因不知前路如何，此番她只帶了安嬤嬤一人隨行，銀杏則被她留在如意巷的小宅內等候消息。

約莫過了半炷香的時辰，沈鳶緩緩睜眼，撩起車簾一角向外看去，黑夜沉壓下來，不同於方才主街上的燈影綽綽，此處幽暗少人，顯得尤為寂靜清冷。

沈鳶輕蹙了蹙眉，她記得清楚，將軍府在城東，而先前他們臨時租住的宅院卻在城南，縱使她的方向感不好，可不論距離遠近，至少都需要拐個彎道才是，然而馬車卻是一路直行，從未調轉過方向。

「嬤嬤，妳可覺得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嗎？」沈鳶撩起車簾的手未放下，目光仍落在車外。瑟瑟秋風將她瑩白面頰吹得微紅，說話時細密羽睫輕輕顫動，窗外光影忽明忽暗，映照在她瑩白的臉上顯得尤為動人。

「沒、沒什麼不對的，這就是去往將軍府的路。」安嬤嬤攥了下袖角，溫聲回道。沈鳶收回目光，看了眼坐在一旁的安嬤嬤，她方才不過問了句有無不對勁的地方，可安嬤嬤答的卻是「這就是去往將軍府的路」。

這番答非所問的回答，令沈鳶很快明白過來問題出在哪裡。

「車夫，勞煩行得慢些，我覺得有些頭暈目眩。」沈鳶清了清嗓子，對車外高聲說道。

此刻若貿然叫人停車，怕會惹人猜忌，安嬤嬤固然可疑，但其忠心她也看在眼裡，沈家出事後安嬤嬤不離不棄，一直盡心竭力地照顧著她，安嬤嬤若想害她，有的是機會，犯不著在這個時候動手，只怕是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了。

雨天路滑，加之沈鳶方才的吩咐，車速逐漸慢了下來，沈鳶不安的心亦隨著車速逐漸放緩。

沈家如今落魄，旁人若想害她，犯不著用這般拐彎抹角的方法，眼下先問清事情始末緣由才是。

「嬤嬤可是有什麼事瞞著我？」沈鳶眉頭輕蹙，看向安嬤嬤，臉色沉了下來。

「沒、沒有。」安嬤嬤一下慌了神，夜色遮掩住她眼底的慌亂，卻遮不住她微微顫抖的嗓音。

「當真沒有？」沈鳶又問了一遍，說話的嗓音本是溫婉甜潤，此刻卻透著一股冷冽。

然而她得到的卻只有沉默。

「嬤嬤在沈府侍奉多年，我一直敬妳信妳。」沈鳶知道安嬤嬤定有事情瞞著她，

但卻不是想害她。此刻安嬤嬤默不作聲，她唯有乘勝追擊，以情動人，「母親臨終前囑託妳照顧好我和弟弟，嬤嬤切不可叫母親失望啊。」

安嬤嬤的心在聽到沈鳶說出「敬妳信妳」時便已有所動搖，待到她說出「母親臨終」幾字時更是徹底土崩瓦解，她忽地「撲通」一聲，一下跪在了地上，「姑娘恕罪，老奴有罪，老奴有罪！」

馬車繼續往北直行，可雨勢漸大，車夫不得不將速度放緩，車速比之方才又慢了些，車簾揚起，有風從車窗吹入，風聲縈繞耳邊，看樣子似乎又要下一場大雨。車內，沈鳶心口一緊，面上卻是不顯，只靜待安嬤嬤將實情道出。

「今早瑞王又派人來找過姑娘，說是在城郊備了宅子，只要姑娘願意，便可過去住著暫避風頭，瑞王定會護姑娘周全，確保姑娘衣食無憂、安穩無虞的。」

聽到「瑞王」幾字，沈鳶倒也沒什麼意外，自沈府出事以來，瑞王確實派人來過幾次，有意幫扶於她，但皆被她給拒絕了。

自兩年前那道賜婚聖旨頒下之時，她便清楚兩人之間沒有可能，皇帝不喜瑞王，不論沈家鼎盛還是敗落，既是如此，兩人之間還是別有過多糾纏為好。

安嬤嬤確是出於「為她好」的目的，但卻不知其中彎繞。沈鳶如此想著，只長歎了口氣道：「安嬤嬤可知道去了瑞王城郊的宅子，這意味著什麼？」

「老奴知道，所以先前老奴從未在姑娘面前提過此事。可今早姑娘說要住到將軍府去，同樣是……」安嬤嬤一頓，到底沒忍心將「無名無分」幾字說出口來，只是哽咽了一下，繼續道：「至少瑞王對姑娘是一片真心的，而那位鎮北大將軍同姑娘除了一紙無用的婚約，根本沒將姑娘您放在心上啊。」

有些道理。儘管沈鳶心裡清楚，但到底要從旁人口中說出來方才能覺出真正的痛。她低頭，沒有應聲，只自嘲一笑。

馬車繼續往北直行，車外忽然下起了雨，雨點打在車身上，發出淅淅瀝瀝的聲響。

「先前之事我既往不咎，嬤嬤若還認我這個主子，就即刻命車夫調轉方向，」沈鳶一字一頓道：「去將軍府。」

「老奴也是為姑娘好啊。」安嬤嬤跪在車內，看似畢恭畢敬，但到底沒按沈鳶的吩咐來辦。夫人臨終前再三吩咐她要照看好一對子女，如今少爺被抓入獄，眼下她拚了命也想照顧好姑娘，在她看來，去將軍府等於羊入虎口，姑娘明明有更好的路可以選，為何非要把自己逼到絕路上去？

沈鳶長歎口氣，知道自己說不動安嬤嬤，剛想開口說出「停車」二字，卻是先聽見一聲馬匹嘶鳴，接著馬車驟然停下。

車外傳來紛雜吵嚷聲，與方才一路的安靜無聲形成鮮明對比，透過車窗縫隙隱約可見外頭火光通明，接著傳來官兵的盤查聲。

「開門查車，今夜任何車馬不得出城。」

駕車的車夫是瑞王府上的人，見此情況並不慌張，只拿出腰牌亮明身分，拱手道：

「在下奉瑞王之命送貴人去城外別院。」

宣文帝膝下子嗣不多，瑞王雖是皇嗣中最不得寵的一位，但到底是皇子之身，想送個人出城可以說是輕而易舉。

守衛接過腰牌，多少有些犯難，若是他們禁軍查人，自不敢查到瑞王的人頭上，可眼下是剛剛歸京的鎮北軍要捉拿北狄奸細，這車查不查便由不得他們做主了。

「這……」守衛行至在另一側盤查的鎮北軍副將段奚身旁，將腰牌遞上，「這是瑞王府上的馬車，不知可否……」

「查！」未及守衛把話說完，段奚便先一步開口打斷，心想上京的守衛就是這麼磨磨唧唧的，這要是放在北疆，早被北狄軍殺上八百回了。

守衛被那聲音一震，不敢反駁，但瑞王手下的人他也不敢得罪，左右為難之下，只得躊躇地立在原地。

段奚最是看不慣上京守衛這般做派，索性三步併作兩步走到馬車前，厲聲道了句「鎮北軍捉拿北狄奸細」之後，便伸手過去，作勢要將車簾直接掀開，卻被車夫擋了回來。

車夫道：「查車可以，但車上是三殿下下的貴客，若是沒查到細作蹤跡，驚擾了貴人，該當如何？」

「若是北狄細作跑了，你們瑞王又該當如何？」段奚聞言非但不退，反倒還上前一步。

雨勢漸大，豆大的雨水砸在青石板路上，激起層層漣漪。

兩方皆不肯退讓，僵持間，車門忽然從內推開，車內露出一張眉目如畫的臉，「給官爺添麻煩了，官爺仔細搜查便是。」

車上之人的退讓令眼前局面得以緩解，段奚頗為得意地衝車夫揚了揚眉毛，接著對女子拱手，走上前去看了幾眼。

馬車內裝飾簡單，一眼便能看到底，車內除了方才說話的姑娘之外還有一位老婦，並無其他夾板隔層。

雨聲潺潺，確認車內並無細作之後，段奚將手中腰牌扔回到車夫手上，說話語氣稍緩，「大將軍有令，今日所有人馬不得出城，待明日天亮，一定放行。」

既是不得出城，為何不一早言明？這擺明了是欺負人。

車夫不服，還想上前爭辯，然此言卻正中沈鳶下懷，她清了清嗓子道：「官爺所言極是，我們這就打道回府。」

外有守衛不讓出城，內有沈姑娘自己說要打道回府，加之臨行前瑞王特意囑咐此行要低調，儘量不惹人注意，車夫無法，只得依言照做。

車夫揚起馬鞭，馬車在城門口兜轉了半圈，徹底調了個方向。

磅礴大雨讓視線越發模糊起來，城門處的火把被風吹得忽明忽滅，盤查還在繼續，無人留意到城門外那個黯淡無光的角落裡站立的高大身影。

衛馳手持長劍，頭戴兜鍪，一身黑色戰甲，眼神銳利地看著馬車離去。

方才馬車車門打開的一瞬，他清楚看見車上之人的面容，雪肌烏髮，黛眉淡遠，確實是她沒錯。

沈鳶，那個被他遺忘了近兩年的名字，重新浮上心頭。

第二章 家中有嬌客

翌日，雲消雨霽，暖陽初綻。

鎮北軍凱旋之期本是定在今日，但因昨夜在京郊突然發現北狄暗探蹤跡，衛馳率一隊人馬全力追擊，所以比大軍早了半日歸京。

徹夜未歇的追擊北狄暗探並未給衛馳帶來多大影響，暗夜加上大雨，沖刷掉了北狄暗探逃跑的蹤跡，衛馳雖派兵在城門駐守，依次排查，卻終未抓到那名暗探。天濛濛亮時，雨勢漸收，今日是入宮覲見的日子，上京不比北疆，規矩禮儀繁雜，衛馳可不想落個居功自傲的名聲。

昨夜追擊的那名暗探右肩中了一箭，雖不致死，卻需要及時止血治療，衛馳吩咐段奚嚴守城門，另排查上京城中的藥鋪，留意傷重之人，自己則先一步入了宮門面見聖上。

宣文帝近來總被江南水災、國庫空虛等事煩擾，眼下總算聽到個好消息，當然對衛馳讚賞有加，大周重文輕武，已多年未出過驍勇善戰的武將了，此番衛馳可算立下汗馬功勞。

陰鬱許久的心情終是得到了些許緩解，大喜之下，也為表重視，宣文帝特下聖旨，下月初擇吉日在宮中辦場慶功宴，以犒賞鎮北軍中有功將領。

夕陽西下，光影將一人一馬的身影拉長。

皇城之外，衛馳剛面見過聖上，未到上京時他便已提前將北疆情況寫明，傳回京中，今日他又花了數個時辰將北疆情況悉數稟明。

晝夜不歇地忙了兩日，此時出了宮門方才覺得有些疲憊，衛馳將目光落在皇城的紅牆青瓦之上，夕陽的餘暉為天邊鍍上一層金光，為肅穆清冷的皇城映照出幾分溫暖。

一別兩年，皇城從未變過，變得唯有人心。

衛馳翻身上馬，踏著夕陽往將軍府方向而去，等他回到將軍府時，天色早已黑透，將軍府內四處掌燈，將原本漆黑的庭院映照得亮堂一片。

此處是衛府舊宅，院落不大，四處稍顯陳舊，管家福伯在衛府侍奉多年，知道公子不喜鋪張的性子，所以即便是凱旋的日子，福伯也只是吩咐人在院中多點了幾盞燈，將庭院照映得亮堂喜慶些，而非在府中各處張燈結綵。

聽到自遠而近的馬蹄聲，福伯忙外出相迎，「恭迎公子回府。」

衛馳低低應了一聲，大步朝院內走去，後在院中一棵柏樹前停下，這是幼時父親和兄長出征前同他一起栽下的，如今已長得鬱鬱蔥蔥，他將手掌覆於樹幹上摩挲了幾下，復又抬腳繼續朝裡走。

宅院中的一切都沒什麼變化，灰牆青瓦，草木扶疏，院落不過一進，多處都已陳舊殘破，加之府中人丁稀少，入夜後顯得尤為寂靜冷清，與衛馳如今的顯赫身分格格不入。

「離京的這兩年，辛苦福伯打理宅院。」

「公子哪裡的話，這本就是老奴分內之事。」福伯一面回話，一面思忖著如何同衛馳說，毓舒院中住了人的事情。

昨夜沈家嫡女突然造訪，手中拿著那道賜婚聖旨，要以大將軍未婚妻的身分入住

衛府。

他一下犯了難，沈家嫡女可是同公子有婚約在身之人，雖說如今的沈府被抄，但她仍有賜婚聖旨在手，自己哪裡做得了這事的主？偏生公子尚未回京，府裡又沒一個能說上得話的人，這請也不是，趕也不是，叫他如何是好？

美人總是容易惹人憐惜，況且是手持聖旨與公子有婚約在先之人，撇開沈家如今的境況不說，沈姑娘到底只是個弱女子，秋夜又逢細雨，沈姑娘一襲白衣立於門外，寒風四起，那如煙似霧的眉眼、弱質纖纖的身骨，無一處不叫人心生憐憫。無奈之下，福伯只得將人先安置在毓舒院中，想著待今日公子回府後再做定奪。福伯正犯著難，適逢衛馳駐足停留在柏樹前，趕忙上前道：「老奴有一事稟報。」衛馳並未應聲，只示意他繼續說下。

福伯拱手道：「先前同公子有婚約在身的沈家姑娘昨晚匆匆而至，時逢大雨，老奴見其孤苦無依，便擅自做主，將人……暫留下了。」

「沈鳶？」衛馳低低道出這兩個字，腦海中晃過一張玉軟花柔的臉。

自昨夜「偶遇」之後，衛馳轉頭便將這個名字拋諸腦後，沒想到這麼快又再次聽到這個名字。

庭中一片寂靜，福伯不敢抬眼去看衛馳面上的神情，半晌未聽見衛馳有所回應，只以為是擅自做主惹了他不快，忙低頭道：「請公子恕罪。」

「人呢？」衛馳忽然開口，冷冷打斷。

福伯怔了一下，後知後覺地反應過來衛馳話裡的意思，自也清楚話中所指之人是誰，於是想也不想地便脫口答道：「回公子的話，在毓舒院。」

又是一陣沉默。

秋日的晚風吹得院中枯樹肅肅作響，亦吹得福伯一顆心忐忑不安，公子自小沉默寡言，如今長大了，心思也越發深沉難測起來，公子已是二十好幾的年紀了，身邊從未有過女子侍奉，他看在眼裡也有幾分焦急，眼見如今終於有女子入府，不論身世如何，若是能入了公子之眼也算好事一樁。

福伯如此想著，只清了清嗓子，再次硬著頭皮試探著開口道：「昨夜大雨滂沱，老奴瞧著沈姑娘可憐，孤零零一人立在風雨之中，這才擅自做主將人留下，若公子不喜，老奴這就去……」

餘下的話，他沒忍心說出口，只靜待衛馳開口定奪。

院中忽地起了一陣風，吹得四周枝葉沙沙作響，衛馳久不在京中，但對沈家的遭遇也算有所耳聞，沈家雖遭難，但他卻從未想過不認那樁婚事，反倒是她從未將他視為夫君。

眼前閃過昨日沈鳶坐在瑞王馬車上的身影，倒是想看看她葫蘆裡究竟賣的是什麼藥。

衛馳擰了下眉，冷聲道：「叫她來。」

另一邊，沈鳶在毓舒院中正對鏡施妝。

昨夜馬車從城門折返之後，沈鳶便先回了趟如意巷，將安嬾嬾安置在租住的宅院

中，轉而帶了銀杏一道前來。

衛馳今日回京她是一早就知道的，若非如此，她也不會趕在昨晚匆匆來此。

兩人之間雖有一道賜婚聖旨相連，但以衛馳如今之勢，還有沈家落魄境況，沈鳶心中清楚，兩年前那樁未完的婚事不會有人再提，若她不趕在衛馳回京前先一步入住衛府，待衛馳回京之後，自己怕是再難見他一面，更別說住到將軍府內了。不得不說，人不被逼到一定分上，許多事情是壓根不會去想去做。

兩年前聖旨初下之時，沈鳶萬不會想到自己會有今日遭遇，猶記當時的自己以及沈府上下對這門突如其來的賜婚皆不看好，誰想得到時移世易，如今婚事真沒了，心中卻無半點歡喜，反倒是她自己心甘情願地一步步走入衛府大門。

此時此刻，聽見屋外的聲響動靜，沈鳶知道是衛馳回了府，此時他就在院中，但她卻生了怯心。

身上的藕粉色芙蓉曳地花裙是一早換好的，沈鳶看著銅鏡中烏髮雲鬢、明眸善睐的自己，自沈家敗落之後她已許久沒有好好打扮過自己了。

佩戴耳璫的手莫名一顫，「噹」的一聲脆響，青玉耳璫跌落在地，碎成了幾瓣。耳璫的摔落像是給了沈鳶膽怯退卻的理由，她索性將另外一只佩戴好的耳璫取下，隨手丟在妝臺之上，在心底寬慰自己道來日方長。

沒想到耳璫才剛取下，屋外便有腳步聲傳來，接著是府中婢女說話的聲音——

「沈姑娘安好，公子請您到主屋一敘。」

沈鳶倒沒想到衛馳會派人來傳喚，還是在他回府的頭一日，她吃不准他傳喚自己的意圖，但他能主動找她過去，而不是一句話叫人直接將她打發走也算是好事。眼下夜黑風高，他們孤男寡女，唯一的聯繫也就只有兩年前的那道聖旨，除了……沈鳶實在想不出他找她的意圖。

可那又如何，這不也是她心裡所想的嗎？

首飾釵環等值錢物件早被她當賣了，耳璫只有一對，摔壞便沒有了，沈鳶撫了撫空無一物的耳垂，深吸口氣，而後起身出了房門。

將軍府不大，毓舒院和主院之間不過一院之隔，穿過迴廊便是了。

晚秋的风本就帶著些寒涼，入夜之後更甚，沈鳶穿得單薄，不過眼下卻不覺冷，只覺涼風吹得自己越發清醒起來。

路是自己選的，便沒什麼可矯情的，猶如幼時父親教她下棋時所說的那般，落子無悔。

婢女領著沈鳶一路緩行，將軍身邊從未有女子靠近，更遑論深夜召見，她心中好奇，路上不免側目打量起沈鳶來。

只見她一身藕粉色長裙簡單卻不失素雅，髮髻低綰，一支玉簪斜插入鬢，潑墨似的長髮垂至腰間，與昨夜的可憐不同，這位沈姑娘今日明顯是精心打扮過的，便是她一個女子看了都不免心動，也難怪將軍會在回府第一日就急著召見。

思緒間，婢女已領著沈鳶步入主院，院中景致簡單，沒有花鳥魚石之類的點綴裝

飾，不過種著幾株樹木，簡單俐落。

行過庭院便是主屋，遠遠看去，屋內燈光昏暗，不似院中這般四下亮堂，屋中門牖半開，似在等她進入。

芙蓉花裙裾搖曳，沈鳶抬腳款款步入房中。

夜風忽起，吹得半開的房門吱吱作響，房中燈火昏暗，佈置簡單，沈鳶四下環視了一周，皆未見著人影，卻能隱約聞到一股淺淡的血腥氣味。

疑惑間，一道頎長身影從角落的山水屏風後走了出來，鎧甲褪下，衣襟微敞，髮梢上還帶著未乾的水氣，顯然是剛沐浴過的。

沈鳶低著頭，目光落在對方微敞的衣襟和衣襟內潔白帶血的繃帶之上，轉而明白過來鼻尖嗅到的血腥氣從何而來。

「民女沈鳶，見過將軍。」沈鳶盈盈福身一拜，道出一句中規中矩的問安。

腳步聲由遠及近，沈鳶眼眸低垂，不敢抬頭，只將視線垂落在繡著芙蓉花樣的鞋尖之上，待到腳步聲止，四下安靜無聲，她仍僵在原地不敢動彈。

驀地，下頷傳來一陣溫熱，緊接著，一陣不輕不重的力道將其下頷微微抬起。

雖是有心理準備，但這突如其來的一下還是讓沈鳶心口莫名一緊。

目光一時無處安放，她正猶豫著要不要同眼前人來個四目相對時，下頷處的力道卻是忽然一鬆。

「妳走吧。」男人低沉的嗓音平靜無波，聽不出任何情緒，「待明日天亮之後，自行離開將軍府便是。」

沈鳶驀地抬頭，一臉茫然無措。如今沈家落魄，兩人間的婚事她自不敢奢望，她深知自己唯一拿得出手的便只有樣貌了，今日她精心裝扮，夤夜至此，早已做好了接受一切的打算，沒想到會等來一句「自行離開將軍府」。

即便他不喜她，也不顧念兩年前的那樁婚約，但她總不至於這般惹人厭煩吧？

「將軍恕罪。」沈鳶俯身一拜，自認為並未做什麼惹他不快的事情，況且深夜叫她過來也是他的意思，何故一開口就讓她離開？

「不知小女子哪裡惹了將軍不快？」

衛馳看著那張熟悉又陌生的臉，輕蔑一笑，「上京戒嚴，城門未開，明日我會傳令下去，妳可隨時出城離開。」

此言一出，沈鳶心口一緊，當即明白他的不悅從何而來。是了，昨夜在北城門路遇盤查之人時，守衛便說是鎮北軍在搜人，衛馳身為鎮北軍主帥想必身在其中，他怕是以為自己想要出城去尋瑞王庇護，這才叫她離開。

只怪她沒有管束好身邊下人，讓安嬪聽信外人嚼舌，徒惹誤會。

「將軍誤會了，昨夜出城非我本意，其中存有誤會，小女子可以解釋。」沈鳶俯身下去，卑躬屈膝，她不想放棄最後的機會。

三言兩語她便知道他所指何事，倒也不算太過愚鈍，可若非愚鈍，又為何偏做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呢？

衛馳低頭看著眼前之人，迷濛燭光下，少女墨髮垂肩、眼瞼低垂，正畢恭畢敬地立在面前，削瘦的薄肩、盈盈一握的腰身、愁容滿面的神情，無一處不顯得楚楚

可憐。

不知是昨晚徹夜追敵太過疲憊，還是夜裡風涼，眼前女子玉軟花柔的眉眼令他不由自主地晃了晃神。

他對沈鳶的樣貌可謂記憶深刻，因為兩年前賜婚聖旨初下之時，他特意赴春日宴遠遠看了這位未婚妻一眼。

清眸流盼、淡雅脫俗、如天邊新月一般明亮不可企及，這便是他對沈鳶的第一印象。

之後便是北疆戰事突起，鎮北軍中群龍無首，他知道他的機會來了，毅然決然地自請領兵北上，奔赴北地。

兩年過去，沒想到再見之時卻是以這樣的方式……記憶中的沈鳶不該是這個樣子的。

衛馳收回目光，夜色淒迷，燈火迷濛，讓他想起十二歲時的自己。

「妳倒是解釋看看。」

沈鳶本低著頭，聞聲大膽抬頭看了他一眼，但很快就將目光收回，「昨日傍晚，小女子本欲帶著貼身嬪嬪前來將軍府，但嬪嬪暗中同、同外人勾連，小女子不明情況，輕信於人，這才誤上了出城的馬車。」

沈鳶所言句句屬實，可因為緊張，言語間難免有些斷斷續續，她自認不算笨口拙舌之人，但在衛馳面前卻彷彿有股莫名的威逼之勢在壓迫著自己，令她無處遁逃。衛馳靜靜聽著，並未應聲。

昨夜馬車離開之後，他特問過段奚車上情況，當時車上確有一位老婦，而聽福伯方才所言，昨夜沈鳶來時身邊帶的卻是個小丫鬟。

沈鳶抬頭怯怯看了對方一眼，很快又將眼眸垂下，見人沒有應聲，只硬著頭皮繼續道：「昨夜多虧將軍的人在城門設卡查人，否則小女子或已誤入歧途。」

衛馳不辨喜怒地覷了她一眼，而後冷聲道：「沈姑娘話中所言的外人，是何人？」知道逃不過去了，沈鳶狠捏了下手心，老實回道：「是……瑞王。」

她在心底告誡自己，既是打定主意來尋人庇護便不該對他藏著掖著，他是手握重兵的主帥，自己那點拙劣伎倆並不足以與之對抗，更何況她與瑞王之間本就沒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，若是有意隱瞞反倒叫人疑心，倒不如坦誠相待，得一個坦白無辜的名聲，換取一份信任。

四下闐寂，沈鳶的視線隨著地面緩慢靠近的那道光影緩緩上移，知道他在逐漸靠近自己，她大膽抬眼，同眼前人來了個四目相對。

光影在眼前那對漆黑的瞳仁中輕晃，顯得格外幽暗深邃。

沈鳶一顆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她既看不透對方心思，又得不到對方回應，心中莫名發虛。

她鼓足勇氣，大膽向前走了一步。

天知道她究竟用了多大的氣力才將心底所有的矜持傲氣、禮義廉恥全都拋開，而後緩緩抬手，攔住眼前之人的衣袖，討好似的輕拽了一下。

鼻尖縈繞著一股淺淡的香氣，衛馳低頭，目光落在對方輕顫的眼睫之上，而後嗤

笑了聲。

笑聲極輕，卻是盡數落在了沈鳶耳中。活了十八年，她還是頭一次這樣被人恥笑，且這人還是她的「未婚夫」。

她雖一直在強裝鎮定，但指尖還是抑制不住地顫抖起來，她用盡全力，沒有將手鬆開，反倒攥得更緊了些。

衛馳沒動也沒說話，只靜靜看著眼前之人。

沈鳶同瑞王蕭穆曾有的那段青梅竹馬的情分，衛馳並非不知，兩年前賜婚聖旨初下之時，他先是詫異，但又很快明白過來皇帝的真實用意。

宣文帝膝下五子，四皇子、五皇子皆不足八歲，成年的皇子只有三位，其中大皇子乃皇后嫡出，早早便被封了太子，二皇子乃皇帝最寵愛的淑妃所出，聖眷正濃，餘下還有位三皇子，也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位。

早年便聽聞三皇子的生母乃掖庭婢女，身分低微，乃宣文帝當年酒後亂性所致，彼時尚是皇子身分的陛下還因此事被先皇斥責。

那婢女在生下三皇子後便不幸病故了，所以這個兒子自小便不受宣文帝喜愛，處處皆不待見他，待其成年之後便隨意封了個瑞王，令其出宮另立府邸，眼不見為淨，這是朝中人盡皆知的事情，沒想到出宮後的三皇子卻與戶部尚書嫡女沈鳶越走越近。

戶部尚書手握重權，宣文帝自不想讓蕭穆攀附上這樣一位權臣，又逢邊境不太平，宣文帝深知大周缺乏領兵作戰的武將，所以有意扶持，而敗落已久的衛家正是合適人選，如此便有了兩年前那道賜婚聖旨，既扶持了衛家，也給了蕭穆一個警告，打消他的念頭，可謂一石二鳥。

月色溶溶，將衛馳的冷峻眉眼映照出幾分溫和來。

衛馳對沈鳶的坦誠尚算滿意，他相信沈鳶同蕭穆之間許是真沒什麼，可眼下沈明志和其子沈致皆在大理寺獄中，她主動前來將軍府的行為絕非尋求一處庇護之所那麼簡單。

軍餉貪腐乃鎮北軍中大事，六十萬兩白銀的軍餉貪了一半，衛馳清楚，光是靠一個戶部侍郎或者戶部尚書遠遠做不到如此境地，鎮北軍中定有奸細與之裡應外合。只是眼下北疆戰事剛平，外有強敵，內有奸細，他不好大動干戈的在軍中徹查，況且以沈鳶同蕭穆的交情，她竟還卑躬屈膝地主動求到將軍府門上，那麼只有一個原因——

必是想借他之力查清案件，救沈家人於水火。

沈鳶對衛馳並不瞭解，說起來今日還是她第一次同他相見，但衛馳對沈鳶的瞭解卻不止於此。

兩年前，衛馳除了親自去春日宴上看過一眼沈鳶的姿容樣貌之外，另還悄然打聽了一番她的才情品性，世人對她除了花容月貌這種表面的評價，還言她擅繪畫、擅計數，小小年紀便記得一手好帳。

不論貪汙案的真相如何，沈鳶都算是清白無辜的。眼下她既願這般無名無分地住在將軍府便也由她，況且將人留在府中，靜觀其變，說不定於他找到軍中奸細、

弄清貪汙案實情有幫助。

衛馳如此想著，沉吟半晌後終是冷冷開口道：「收起妳的小心思，若是安分守己，將軍府或可護妳一時周全。」

言語間，他刻意加重了「一時」二字。

話雖難聽，但到底是同意她留下了。

沈鳶明白他話中的「小心思」是何意思，也明白他刻意加重「一時」二字的用意，不過這些在她眼裡都不重要，只要能留下便好。

她長舒了口氣，攥緊對方衣角的小手即刻鬆開，轉而屈膝行了個禮，「多謝將軍。」

第三章 貪汙案有貓膩

夜風忽起，樹影斑駁，天邊彎月被雲霧逐漸遮蓋，銀白月光一點點黯淡下去，大有風雨欲來之勢，不多時，雨聲沙沙，打破滿院寂靜。

還是來時的那條路，也還是來時引路的那個丫鬟，方才不過只是晚風寒涼，此刻天邊卻已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了，細雨斜風撲在沈鳶單薄的身上，更顯羸弱。

引路的丫鬟名喚浮蓮，此刻送人回去，路上不由得又偷偷打量了幾眼，這位沈姑娘的美貌自是沒得說的，只是眼神比方才多了幾分憐憫的意味。

大冷的天，將軍急著叫人過去，只不過留了不到一刻的時間，更別提留宿了，想來是不待見這位沈姑娘的。

將軍府上下早知將軍與沈家有婚約，浮蓮記得清楚，兩年前那道賜婚聖旨初下之時，外頭滿是沈家不願的流言，當時便連沈府下人見到將軍府下人時都是趾高氣揚、滿臉不屑。

因此昨夜沈姑娘冒雨趕來將軍府投奔之時，府中下人心中多是譏笑和不齒，然此時看著美人弱質纖纖的樣子，心中又不免生出憐惜。

浮蓮提著燈籠兀自矛盾了一會兒，心道幸好自己不是將軍，否則還真是不好決斷。兩院相隔不遠，穿過迴廊便是了。

銀杏本就在房中焦急等待，聽見外頭聲響，趕忙拿了傘行至屋外，一眼便看見自家主子冒雨前行的樣子。

她忙撐了傘三兩步小跑過去，「姑娘怎麼冒雨回來了？若是沒傘，差人過來說一聲，銀杏給您送去便是，姑娘前幾日才淋過雨，一再如此，若是著了風寒可怎麼是好？」她一面說著，一面撐傘將主子迎進屋內。

方才主院來人時，銀杏心裡既有欣喜又有失落，可謂五味雜陳。這欣喜自是因為姑娘得償所願了，姑娘費功夫來此便是想尋將軍府庇護，能得將軍召見自是好事一樁；可是一想到姑娘那樣矜持貴重的一個人，如今卻要靠曲意逢迎討人歡心，她的心中又不免失落。

而此刻，看見自家主子衣著單薄、被雨打濕的羸弱樣子，銀杏心中別提多難過了。

「大將軍深夜叫姑娘過去，不憐香惜玉便罷了，怎還叫人淋著雨回來？打把傘而已，有那麼費功夫嗎？」銀杏一邊抱怨，一邊將房門重重闔上，「將軍如此苛待姑娘，奴婢倒是覺得這日子還不如住在如意巷裡舒坦呢。」

「休得胡言。」沈鳶厲聲打斷。

銀杏聞言只得閉了嘴，主子多次提醒過她，在將軍府是寄人籬下，需小心行事，不可惹是生非。她心中確實不服，但也不敢多言，只將心中悲憤化為幹活的動力，為主子斟了杯熱茶。

「夜深了，奴婢一會兒看看能不能借廚房給姑娘熬碗薑湯，房中只有這些了，姑娘先喝一口暖暖身子。」

「不必麻煩，我何時這般嬌弱了，」沈鳶接過茶盞，展顏一笑，「熱茶足矣。」銀杏擰眉，這般境遇姑娘竟能笑得如此真心，當真心大。

姑娘心中如何打算的，她不是不知，只是前路太過艱難，她不敢去想姑娘會因此受到多少苦難、險阻還有……折辱。

思及此，她不敢讓自己繼續往下想，只幫沈鳶烘暖了被褥，好讓其睡個安穩覺。她不懂朝政，只知自己八歲被賣入沈府，老爺和姑娘一直待她極好，她無以為報，能為沈家做的唯有這些了。

沈鳶用熱水擦了把臉，又換了身乾淨的寢衣便上床休憩了。

燭火熄滅，房中陷入一片暗黑之中，沈鳶摸出脖頸間戴著的那塊月牙狀玉佩。

這玉佩是沈府被禁軍包圍之前，府中混亂不堪之時沈明志親手交給她的。

當時府裡上下亂作一團，沈明志將玉佩交到她手中後，只說了「去西市一家名為玉康堂的藥鋪，尋位姓王的掌櫃庇護，他會安排人送你出京，再也不要回來」。寥寥幾句之後，禁衛軍便已衝入沈府，沈明志被扣，沈鳶眼含熱淚，手裡緊攥玉佩，不敢多言。

在如意巷暫住下來之後，沈鳶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親自去了那間名為玉康堂的藥鋪尋人，然而接連幾次都未見藥鋪開門。還有一次，她好不容易遇上藥鋪開門，她進去詢問，然藥鋪中人卻道掌櫃外出採藥未在京中，且歸期不定，只叫她過段時日再來。

沈鳶不知這究竟是那位王掌櫃的推托之詞還是真有其事，但人未尋到她也只能作罷。

她並非想尋他庇護，也不想離開上京，她只想弄清楚這位王掌櫃同父親是何交情？是否知道一些關於貪腐案的真相？這是父親被抓之前同她說的最後一句話，父親不會在那般緊要關頭同她說些無用的話，其中必有蹊蹺。

眼下她既已在將軍府中住下，得一席安寧之地，也是時候再去一趟西市了。

夜色深濃，窗外雨聲滴答。

沈鳶翻了個身子，隨後將頸間玉佩收好。如今沈家只剩她了，她不能膽怯，不能矯情，更不能生病，養好身子抓緊時間找尋線索才是最要緊的事情。

翌日一早，城郊軍營。

衛馳策馬而至，剛入主帳就見段奚罵罵咧咧地進來了，「朝廷的軍餉究竟什麼時候才發？出了個貪腐軍餉的案子，抓了戶部幾個人，就無人搭理此事了吧？」

前些日子江南水災氾濫，又逢北疆戰事，國庫早已空虛，否則宣文帝也不會因貪

腐案大發雷霆，然而戶部的官員是抓了不少，貪腐的銀兩卻至今未尋到蹤跡。軍餉貪腐一案衛馳本不欲插手，只是眼下軍餉久未下發，戶部又一直以無人無錢做推托，再這麼下去，下撥軍餉更是遙遙無期。

衛馳行至長案邊緩緩坐下，「對於貪腐一案的線索你瞭解多少？」

「屬下正準備向將軍說明此事。」段奚一面呈上幾張寫有情況的信紙，一面將收集來的情報悉數道出，「一個月前，沈府被抄，從沈府書房中搜出半本殘缺不全的帳簿，上邊記錄了一些官員名姓以及部分軍餉的去向，大理寺便是由此帳簿抓人的。」

衛馳抬眼，「半本？」

「是啊，就是半本。」段奚點頭，而後將聲音壓低道：「且據我所知，帳簿上的字跡並非是沈明志的，也是因為如此，沈明志只是被暫押入獄而非直接抄斬。」衛馳心中了然，半本帳簿、字跡不同，且非沈明志本人經手軍餉一事，偏這帳簿是在沈家書房中搜到的，此案確實有些蹊蹺。

「帳簿上的官員名字可全都出自戶部？」衛馳張口緩緩問道。

「具體的官員名字屬下不知。」段奚手搭在劍鞘上，繼續道：「但屬下聽聞名單上不僅是戶部官員，兵部、吏部皆有涉及，大理寺拿人的時候那是一查一個準。」名單準確、字跡不對，可禁衛軍查抄，眾目睽睽，確實令人百口莫辯。

衛馳眼前莫名晃過一張玉軟花柔的臉，半本帳簿還有名單，段奚不知名單上是何人，她或許是知道的。

「負責經手軍餉的乃是戶部侍郎崔默，可早在半個多月前崔默便已稱病不出，如今更是逃遁得蹤跡全無，其府中也未搜到關鍵證據。」沈家的線索說完了，段奚便開口道出第二條線索。

衛馳並未應聲，只靜靜聽著。

「餘下的便是眾人皆知的事情了。」段奚兩手一攤，無奈道：「三十萬兩白銀至今一分未尋到。」

此案看似線索證據皆有，可最重要的官銀卻至今未尋到，崔默一個戶部侍郎，且不說他身後有無其他勢力，光是三十萬兩白銀這般龐大的數目，若說鎮北軍中無人與之同流合汙是絕不可能的，只不過眼前這些線索皆無大用。

衛馳擰眉，目光落在紙上的「崔默」二字之上，眼下合該先將崔默此人尋到才是。

「大理寺可有在尋崔默此人？」衛馳問道。

「自是在尋。」段奚回答，「只是將軍也清楚，上京城內這些人是什麼樣的身手……」衛馳屈指扣了下案桌，「出城皆需官憑路引，崔默身居要職，不過半月時間，又是獨身一人，定然沒有跑遠。」

段奚頓時來了精神，「抓人而已，大理寺的人若是沒這個能力，我鎮北軍中精銳亦可以代勞。」

此事關係鎮北軍上下，他也想早日弄清事情緣由，加之回京之後無事可做，他早就閒不住了。

衛馳乜他一眼，並未應聲。

段奚知道這便是默許的意思，忙抱拳回道：「屬下定不負將軍所望。」

稟報完事情，他並未離開，而是站立在旁顯得有些局促，與他平日裡心急火燎的樣子全然不同，衛馳知道他定有其他事情要說。

「有事便說。」衛馳直言道。

段奚確實有事要報，不過卻是將軍不喜的私事，他方才還在猶豫如何開口，這會兒正好順著臺階下，心虛地摸了摸鼻子，咧嘴一笑道：「葉家方才派人來傳口信，說是近來多雨，葉忠大人突發舊疾，想問問您是否得空前去探望。」

衛馳擰眉，沒有應聲。

葉忠乃鎮北軍舊部，從前一直追隨衛馳的父親北征，如今在軍中擔任副將。

十二年前北疆一戰，鎮北軍幾乎全軍覆沒，葉忠因有傷在身，未赴前線而僥倖逃過一死，衛家出事之後，年僅十二歲的衛馳獨自一人留在上京，葉忠一直對其照顧有加，後還舉薦其再入鎮北軍中，所以衛馳一直對他心懷敬重。

葉忠已年過四十，久經沙場的他身上傷勢眾多，此番再次從北疆歸來，身上新傷舊傷皆有，加之年事已高，便準備告老還鄉。

然而身為武將，何人身上還沒點傷？葉忠不是扭捏的性子，這「前去探望」一事怕不是葉忠派來的人吧。

按說葉忠開口相邀，衛馳不會有所遲疑的，這煩就煩在「過府探望」這幾字上。葉忠膝下有一子一女，其子葉嶸與他同歲，現在兵部任職，可葉忠那位剛剛及笄的女兒……

「你尋個理由替我打發了，再幫我送份滋補療傷的賀禮過去便是。」衛馳思忖片刻後冷聲說道，葉忠必會理解他的心思。

一回上京便有麻煩事接二連三地尋上門來，衛馳向來煩這些瑣事，然言談間，帳簾撩起，又有人入內來報，「稟將軍，宮中送來請柬，為慶鎮北軍凱旋，下月初四，皇上特命人在宮中設宴慶賀，請將軍前往赴宴。」

方才段奚還在抱怨軍餉久未發放，這邊宮裡竟還有閒錢設宴，這便是如今朝中的風氣。

衛馳低頭看了眼手中請柬，將目光落在「十一月初四」幾字之上，久未移開，他皺了下眉頭又很快鬆開，這是皇上宴請，不得不去。

衛馳抬眼道：「將請柬拿過來吧。」

夜色深濃，朔風凜冽，衛馳策馬回到府中。

沈鳶今日借小廚房熬煮了一下午的羹湯，完成了留在將軍府中的第一步，接下來便是瞭解對方喜好，討其歡心。

昨日匆匆一面雖不足以瞭解對方，但她既得了近水樓臺之便就不能浪費機會，今日她特問了福伯，得知衛馳喜食魚湯。

北疆之地自是沒有魚湯可飲，故而今日沈鳶特意下廚，親手為其準備了魚湯，但因不知衛馳回府的具體時間，她只得將魚湯用小火煨著，又命銀杏在大門口等候，

就是為了讓衛馳能在第一時間喝上她煮的魚湯。

銀杏奉命站在大門內候著，這會兒終於見著了人影，忙小跑回去稟報。

奶白的魚湯盛入食盒，沈鳶將額角垂下的一縷髮絲別至耳後，再次確認自己妝髮無誤後便手提食盒緩步向主院走去。

將軍府本就不大，這路昨夜已走過兩次，無須再有人引路，沈鳶穿過迴廊朝主院走去。

衛馳回府後先去了趟書房，待將書房中的信箋整理好後才行回主院，待行至主院外，遠遠見著一人長髮纖腰，一身月白色花裙，正婷婷嫋嫋地朝此處走來。

衛馳駐足，轉身朝沈鳶行來的方向看去。

沈鳶本是做足了心理準備前來，但此刻遠遠看著主院外站立的男子身影，心跳莫名就快了起來，提著食盒的手緊了又緊。

夜風肅肅，吹得沈鳶肩頭瑟瑟，她使勁兒壓下心頭的緊張，故作鎮定地朝前走去，今日她穿了身月白色蝶紋紗裙，迎著夜風，衣袂飛揚，天邊一輪彎月高懸，瑩白月光映照在那張玉軟花柔的臉上，顯得皎潔而柔美。

「將軍安好。」沈鳶福身行禮，聲音如林間清泉一般悠揚動聽。

按說這樣一個美人主動獻殷勤，少有男子招架得住，奈何遇上的卻是衛馳這樣一個不解風情之人。

衛馳立在院門處，目光冷冽地看著眼前之人，不知是天冷還是緊張，他留意到她微微顫抖的薄肩，卻沒有讓人進去的意思，「何事？」

「聽聞將軍喜食魚湯，阿鳶特意煮了湯，拿來給將軍尝尝。」沈鳶低著頭，提著食盒的纖纖素手往前伸去，月白繡花的衣袖後滑，露出一截細白的皓腕，暖黃的燭光從頭頂溫柔灑落，將她整个人籠罩上一層珍珠似的光暈，顯得溫婉動人。

衛馳並未應聲，也未接過食盒，只藉著身高優勢居高臨下地打量著眼前之人，不知在想些什麼。

夜風忽起，廊下風燈左右搖晃，光影也跟著晃動。

沈鳶眨了眨眼，心中雖怯，到底還是忍不住抬頭看了一眼，當兩人目光撞在一處，她這會兒反倒不懼了，只藉著眼前忽明忽暗的光亮靜靜看著衛馳。

她企圖從他眼底看見一絲動容的情緒，不想卻是徒勞。

活了十八年，沈鳶對自己的姿容樣貌還是有些信心的，昨日他已答應讓她留在府中，在她看來便是某種默許，眼下她又主動迎合討好，可眼前人皆是無動於衷。院中的樹葉被北風刮得沙沙作響，沈鳶原是想親自將食盒送進屋內，這會兒瞧著對方神情，也不奢望了，只雙手提著食盒靜立等候。

「將軍。」沈鳶語調輕柔，又喚了他一聲，「阿鳶今日前來是想謝將軍收留之恩，這湯僅是阿鳶的小小心意，望將軍可以收下。」

衛馳同樣並不應聲、不接過食盒，只冷冷看著眼前之人，不知在想些什麼。

四下闐寂，屋外一陣寒風吹過，沈鳶忍不住縮了縮肩膀，為顯姣好身段，她今日特穿了輕薄顯腰身的衣裙，在寒風裡站得久了，這會兒著實有些受不住了。

見對方仍是無動於衷，沈鳶只好鼓足勇氣，似用盡全身氣力一般，抬手將手中食

盒往對方手裡一送。

冰涼柔滑的指尖觸及對方粗礪溫熱的掌心，待確認對方已將食盒提好，她正準備將手抽回，忽地大掌落下，將她冰涼的小手整個包裹住，接著男人低沉冷冽的聲音在耳邊響起——

「這湯妳拿回去，我昨日既答應護妳周全，便會信守諾言，往後妳不必再做如此之事。」

他衛馳向來是個言而有信之人，兩年前既接下那道賜婚聖旨，便算是認了這樁婚事，而今不論沈家境遇如何，沈鳶區區一名女子他還是護得住的。

只是他也清楚她志不在此。

沈家一案，暫且不論沈明志是否清白無辜，單就眼下他所瞭解的情況來看，這貪腐案中的渾水絕不止僅限於戶部，且背後勢力是誰尚不得而知。

可能是太子、二皇子，又或者是別的什麼人，但總之，他不想攪和其中，護她一人安寧可以，但旁的多餘的牽扯他不想參與。

大半日的心血換來這樣一頓斥責，沈鳶聽著耳邊冷語，心中倒也沒有失落，反而意外地有些輕鬆。

不同於昨日的孤注一擲，昨日衛馳的舉動決定著她的去留，她必須令他點頭答應，而今日她不過想討好他而已，一碗魚湯除了討好，湯中也算夾雜了她的些許感激之情在裡邊，感激他沒有折辱於她，也感激他讓她留在府中，暫得一時安寧。

奈何好心用錯了地方，他並不喜歡。

沈鳶識趣地收回手來，檀木雕花的食盒轉了一手，仍是回到她的手上，她順勢往後退了一步，低眉順眼道：「阿鳶明白了。」

衛馳喜歡識趣的人，他未發一言，從容轉身行入院中，腰間的佩劍碰撞出幾聲悶響，在空蕩庭院中顯出幾分肅然。

沈鳶立在原地看著那道背影遠去，陷入沉思。

方才衛馳所言雖簡短，但話中之意她算是聽明白了，其言外之意便是：衛家可護妳一人周全，但沈家的事情我絕不插手。我不圖妳什麼，妳也別惦記著我，安分守己才是長久之計。

這般不冷不熱的態度讓沈鳶不知是該欣喜還是沮喪。欣喜的是他並未對沈家落井下石，也沒有趁人之危，算是保全了她所剩不多的尊嚴，還給了她一席安寧之地。然而沮喪亦是因為如此，想要求這樣一個人出手幫忙怕是很難。

沈鳶立在原地，待目送那道身影入了房門，又低頭看了眼手中原封不動的食盒，面上不見失落之色，倒是顯出幾分淡然。

有些事情便如同這熬煮魚湯一般，不可操之過急，慢火煨之，小火燉之，方才可行。